

阿富汗事件導引出的問題

尹慶耀

阿富汗事件爆發，導引出不少問題，也使人聯想到一些相關的問題。本文只提出問題，未必會有答案，只希望這些問題的提出，有助於答案的尋求。

一、安全與擴張

蘇聯對阿富汗問題有兩項說詞，其一是支援阿富汗的革命，其二是指美國有計劃包圍蘇聯。只是蘇聯在安哥拉、在衣索匹亞等地支持「革命」，是要古巴作代理戰爭，而阿富汗事件却是蘇聯親自出馬，這或許是跟蘇聯接壤有關，更意味着蘇聯有意把阿富汗納為衛星國。本來，有人說蘇聯的中亞細亞部分，面臨着阿富汗一帶，是蘇聯的「軟腹」，一個敏感地區。它不能任憑阿富汗長期不安，更不願見它倒向自由世界，因而就有出兵之舉。如此說來，蘇聯出兵是防衛性的，或者說是爲了建立安全邊界。可是一個國家的邊界，自然是會和鄰國接壤的，擴張到那裏才會安全，真是一大疑問。

單就一九一七年俄國共黨革命成功以後的一段歷史而言，蘇聯併吞的土地，計有：(1)芬蘭的卡累利亞地峽、拉多加(Ladoga)湖西部、北部沿岸地帶、芬蘭灣內各島等，共約四六、〇〇〇平方公里；(2)沿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共一六六、〇〇〇平方公里；(3)東普魯士北半一四、〇〇〇平方公里；(4)波蘭東部一八六、〇〇〇平方公里；(5)捷克的路斯尼亞省一三、〇〇〇平方公里；(6)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及北部布柯維納五〇、〇〇〇平方公里；(7)外蒙的唐努烏梁海(土文共和國)一五〇、〇〇〇平方公里；(8)日本的北方領土等四七、〇〇〇平方公里。以上總計約六十七萬平方公里，約爲日本現有面積(三十七萬平方公里)的兩倍，英、義、希三國面積的總合^①。此外，蘇聯並將東歐置於它的控制之下。可是，它對安全邊界滿意了嗎？沒有。因此才有阿富汗事件。而且，即使它能有效控制阿富汗，仍然不會滿足。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二日，布里茲涅夫在接受「真理報」記者訪問時，斥責「和平與緊張緩和的反對者，利用阿富汗情勢，掀起充滿謊言的無恥的反蘇運動」。他力言蘇聯出兵，是由於面臨着外來侵略危機的阿富汗新政府的「再三」邀請，而且是根據條

註① 香山健一作「社會帝國主義的脆弱性」，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一月廿一日)第五面。並請參閱拙著《歷史寫下了答案》(臺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初版)，五一七——五一八頁。

約的合法援助。他說，如果蘇聯不予支援，「阿富汗很可能成爲帝國主義的餌食，步智利的後塵，且將成爲威脅蘇聯南部國境安全的溫床」^③。布里茲涅夫談話中的智利，是指一九七〇年九月選舉獲勝（十一月三日就任總統）、一九七三年九月政變垮台的阿林德（Salvador Allende Gossens）時代的智利。阿林德是走議會道路上台，因實施社會主義政策失敗身亡的馬克思主義者。布里茲涅夫重提此事，顯示蘇聯決心支持阿富汗的馬克思主義政權，不使它重蹈智利的覆轍。

在前述談話中，布里茲涅夫指摘：「說蘇聯有向巴基斯坦、伊朗及其他國家進行擴張主義的計劃，那完全出於捏造」。他強調說：「我們並不貪圖他國的領土」^④。二月二日，「真理報」上出現由慣常代表官方意見的A·彼得洛夫署名的專論，其中一方面說：「美國爲將他國的石油與原料據爲己有，在印度洋加強其軍事態勢」，一方面又強調「蘇聯沒有以溫水港爲目標的南進意圖」^⑤。二月十日「塔斯社」否認「華盛頓郵報」有關蘇聯軍隊向伊朗邊界調動的報導，指這些謠言是故意誣蔑蘇聯，以掩飾美國對伊朗和其他亞洲國家與近東國家侵略政策的企圖^⑥。同日「真理報」說，蘇軍來到阿富汗，是爲了應付美國利用中共和巴基斯坦當局的援助對阿富汗進行的內部艱困的戰爭，只要美國停止干涉阿富汗，蘇聯就會撤出其在阿富汗的有限軍隊^⑦。

蘇聯真的沒有領土野心？沒有在印度洋增強軍力？沒有南下的計劃？換言之，蘇聯只會作消極性的安全防衛，不會作積極性的侵略擴張嗎？這是值得深入分析的問題。

二、布里茲涅夫主義與卡特主義

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聯率領五國軍隊壓平捷克的「自由化」運動。事後爲了替此一行動加以辯解，布里茲涅夫於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波共「五大」講話中，唱出「有限主權論」，也被稱爲布里茲涅夫主義。其大意是說，社會主義陣營是一個大家庭，要把「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共同利益置於首位」。「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利益」是「最高主權」，而某一國的主權則是有限的。一當出現了對整個社會主義大家庭安全的威脅的時候，這就已經不是一個國家的人民的問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以軍事援助兄弟國家來消除社會主義制度的威脅」這樣的行動，是爲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共同利益」，是「維護」別國主權的行動。中共說，這表示莫斯科有權「決定」「大家庭」成員的「命運」，「其中包括它的主權的命運」^⑧。

註② 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三日）第一面。

註③ 同註②。

註④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二月四日）第七面。

註⑤ 莫斯科電臺（一九八〇年二月十日）華語廣播。

註⑥ 莫斯科電臺（同日）華語廣播。

註⑦ 參閱齊向陽作「粉碎新沙皇的『有限主權論』」，中共《紅旗》雜誌（一九六九年）第五期。

捷克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是完全不同的，後者是蘇聯應匈共首領卡達爾的邀請，用坦克車輾碎人民的反共反蘇運動。前者不會有人邀請，是蘇聯率軍強行侵入，把捷克共黨第一書記、政府總理、國會議長一鼓腦兒捉往莫斯科，那是克里姆林宮對另一個共黨政權的鎮壓。在捷克事件後，中共即指蘇聯為社會帝國主義，平心而論，那倒是相當恰當的。

阿富汗事件爆發，使人們又想到有限主權論。然而，阿富汗雖然有一個不穩固的馬克思主義政權，但究竟還不會完全共產化，更不會正式成為蘇聯集團的一員。若果在阿富汗也適用有限主權論，那就意味着布里茲涅夫主義的擴展。

阿富汗事件後，「卡特主義」這個名詞突然出現，它顯然是被蘇聯的擴張所逼出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爲了遏阻蘇聯的擴張，美國有過一些主義。首先是杜魯門主義。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杜魯門向美國國會提出援助希臘和土耳其的經濟和軍事計劃，他強調這兩個國家正遭受國內「少數武裝份子」或「外來壓力」的威脅，請求國會予以四億美元的援助，並派遣美國公務及軍事人員，前往該兩國監督貸款用途。這就是所謂杜魯門主義。同年五月四日美國務卿艾奇遜宣布五點計劃，即：(1)大量增加美國出口貨品，擴大國外市場；(2)增加外國借款，俾使反共國家可以應付其需要；(3)美國以復興物資援助，優先給予反共國家；(4)單獨推進復興德日兩國的工作；(5)延長戰時權力，使政府可控制國內貨物銷售、運輸及輸出工作。這可視爲杜魯門主義的補充說明。杜魯門主義是對付共黨擴張的強硬政策。

艾森豪總統的國務卿杜勒斯也是強硬主義者，他建立的集體安全網，實際是執行曾任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主席及美國駐蘇大使肯楠(George F. Kennan)的圍堵政策。一九五七年一月間艾森豪在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中演說，他針對着中東危機——當時蘇聯有可能干擾埃及以排斥英法勢力，要求重獲得權力，必要時不惜使用武力，以確保那些「要求美國協助對抗國際共產主義公然侵略的國家的領土完整」，此即所謂艾森豪主義。一九五八年美國海軍陸戰隊登陸黎巴嫩，抑制了左翼勢力的蠢動，這倒有點兒符合杜勒斯主張的剃刀邊緣政策。

七十年代的尼克森主義，是在「低盪」(détente)的旗幟下，與共黨以「談判代替對抗」；美國不再介入地面糾紛，以武器與物資援助當地國家對抗共黨勢力；美國不作世界警察，但援助區域力量，例如寄望日本作亞太地區的支柱，支持巴勒維的伊朗，任波斯灣的警察，藉維區域的國際秩序。

一九八〇年一月廿一日卡特送交國會的國情咨文中，列舉出美國面臨的三項挑戰與八十年代美國在世界的五個基本目標。他指出蘇聯不斷擴張乃至進侵阿富汗，是看準了美國沒有「不辭一戰」的弱點，因此，他就宣稱：「外來武力想要控制波斯灣地區的任何企圖，將被視爲傷害到美國的重要利益，美國將使用任何必要手段，包括軍力在內將它擊退」。又說：「光是口頭譴責是不够的。蘇聯必須對他們的侵略行爲付出具體的代價……蘇聯必須了解，它對阿富汗用兵的決定，將使它所珍惜的每一個政治及經濟關係付出高昂的代價」。於是，美國軍援巴基斯坦、在中東覓尋基地、聯合盟邦對蘇聯施行禁運、抵制、杯葛等行動接踵而

至。這樣看來，美國又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了圍堵政策和警察任務。

「卡特主義」這個名詞，是「紐約時報」最先使用的，不過華盛頓的政治及外交觀察家逐漸指出卡特政府對蘇聯行動所已作的反應，只是一項相關的外交政策行動，而不構成一項全球性策略。政治觀察家且認為卡特政府迄今對蘇聯所採取的一切行動，其主要目的在於應付國內——加強他自己作為一位領袖的形象，及準備他的競選連任運動——而非在於結束一項危機^⑧。據說，蘇聯對於卡特政府採取輕蔑的態度，它不重視美國的制裁行動和軍事反應的可能性，認為卡特政府反覆無常^⑨。據巴黎傳出的消息說，布里茲涅夫曾對訪蘇的法國國民議會議長夏班德馬斯（Jacques Chabandemas）說，蘇軍介入阿富汗，是由於「美國有組織的在包圍蘇聯」。他希望法國能扮演東西陣營間的橋樑角色。他指稱卡特的左近，比尼克森更為危險，並且推斷直到美國大選，卡特政府都會採取強硬態度^⑩。其言外之意，是否暗示卡特主義是一種競選策略，頗值得玩味。

布里茲涅夫主義帶有膨脹的傾向，卡特主義含有萎縮的趨勢，那是我們最不願見的現象。

三、共黨世界與自由世界

首先談應不屬於東西兩大陣營的第三世界。

日本「產經新聞」以為蘇聯軍事侵阿是一項誤算，因為國際間的反感和伊斯蘭的力量，都出乎克里姆林意料之外的強烈。該報指出匈牙利革命、捷克自由化，都被蘇聯以軍力收平，因為基督教的歐洲人民，在計算到自己無法取勝時就會舉雙手投降。但伊斯蘭教的人民可不是那麼回事，蘇聯的壓力只會激起抵抗的烈火。再者，不管理理由是否充分，蘇聯害怕匈、捷脫離共產陣營是人們可以承認的。但阿富汗情勢並不會蛀蝕到蘇聯的勢力範圍，「防衛性」的行動，沒有如此十萬火急的必要。這樣做，只會使第三世界認真地對蘇聯抱有恐怖感^⑪。

近年來蘇聯在第三世界頗有進展，除一九七五年在安哥拉得手外，一九七八年二月布里茲涅夫與古巴國防部長勞爾·卡斯特羅（Raúl Castro Ruz）會談後，二月十一日衣索匹亞臨時軍事評議會主席孟基斯圖（Mengistu Haile Mariam）就承認古巴軍隊在衣參戰，衣軍隨即在奧加登地方發動攻勢，十日索馬利亞軍從該地區後退，十四日撤退終了，蘇聯在非洲之角更前進一步。同年四月廿七日阿富汗政變，陶德總統遇害，由蘇聯支持的馬克思主義者塔拉基繼起執政，十二月五日蘇阿「友好善鄰合作條約」

註⑧ 中央社▽記者冷若水華盛頓（一九八〇年二月一日）電，臺北，〔聯合報〕（同月二日）第一版。

註⑨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預定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四日出版），中央社▽陳和美譯稿，臺北，〔新生報〕（同月十三日）第四版。

註⑩ 日本共同社▽巴黎（一九八〇年一月卅日）電，日本〔產經新聞〕（同月卅一日）第五面。

註⑪ 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二日）第一面。

成立。在此期間，六月廿五日北葉門總統加休米（Ahmad Hussein Ai-Ghashumi）被殺，與南葉門斷交，翌日南葉門總統魯白（Salem Rubay Ali）被槍殺，南葉門成立親蘇政權。現南葉門與蘇聯締有「友好合作條約」，北葉門也購買蘇聯武器。蘇聯在紅海沿岸及西南亞發展，對其進窺油源及遮斷油路頗有便利。然而，蘇聯進軍阿富汗，無疑已激起回教世界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恐怖，聯合國要求蘇聯撤軍案的通過，回教國家外長會議的召開及其有關決定，就可作為證明。

再談共黨世界。

蘇聯用兵阿富汗，並未受到共黨國家的一致支持。除了中共早已與蘇聯敵對外，南斯拉夫總統狄托曾指蘇聯破壞世界和平，狄托病情惡化後，南國對蘇聯更加戒慎恐懼。狄托是共產集團內對蘇聯揭起反旗的第一人，目前雖與蘇聯維持着相當的關係，但南斯拉夫並非蘇聯集團的一員，對外執行不結盟政策，隨時在取締內部的親蘇派和蘇聯間諜。狄托主義和南斯拉夫獨自的社會主義道路，對蘇聯控制東歐不利。另一方面，巴爾幹半島本有火藥庫之稱，南斯拉夫又為蘇聯進入地中海的出口，它更可以「安全邊界」為由向南國插手。南斯拉夫對蘇聯對外用兵，當然極為敏感。二月七日法國外長訪南終了，與南外長發表共同聲明，指摘蘇軍介入阿富汗，是對東西緊張緩和的嚴重打擊，有危害和平的可能性。聲明於要求所有外國軍隊都撤出阿富汗的同時，並強調不論以何種形式介入他國事件，都是應予譴責的^⑫。

阿富汗事件爆發後，南斯拉夫之外，阿爾巴尼亞曾斥蘇聯的行爲是「侵略者，法西斯」。在華約機構內，東德、捷克、保加利亞三國，迅即表明支持蘇聯。匈牙利僅作消息報導，不加評論，似乎是感到困惑。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Nikolae Ceausescu）早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廿九日，就在各國外交官面前發表演說稱，一個主權國家沒有必要干涉另一個主權國家的內政，然後又說「支配政治」的具體實例，用不着特別指明，因為那是大家「已經熟知」的^⑬。一九八〇年一月四日羅共機關報「火花報」在評論中指稱：「不尊重他國獨立，將使國際情勢趨於惡化。使用實力進行支配，將對緊張緩和構成威脅」^⑭。爲此，蘇外長葛羅米柯突於一九八〇年一月卅一日訪羅，經三天會談，似並未能說服羅馬尼亞支持蘇聯的侵阿立場。二日晚，「塔斯社」發表了會談公報，不曾使用蘇聯與東歐國家會談時慣用的「在友好氣氛中」字樣，也不曾提及阿富汗的名字；僅稱「雙方對最近國際情勢的惡化表示憂慮。這是不確定問題的累積，帝國主義勢力干涉他國內政、在國際關係中使用實力的政策以及武力攻勢的威脅等等」的結果^⑮。公報所述，也可解釋爲意指美國在波斯灣的措施，一般認爲羅馬尼亞態度業經軟化，但事實未必如此。

註⑫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二月八日）晚刊第二面。

註⑬ 「AFP II 時事」布加勒斯特（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卅日）電，日本〔每日新聞〕（同月卅一日）第四面。

註⑭ 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一月七日）第七面。

註⑮ 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二月四日）第三面。

據「塔斯社」報導，蘇聯、東歐各國以及越南、古巴、北韓等十二國，曾在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集會，於二月七日閉幕並發表聯合公報。公報對於保衛獨立、領土完整以及「四月革命」成果的卡默爾（Babrak Karmal）及阿富汗國民，給予高度評價，強調與阿富汗加強團結。惟悉羅馬尼亞及北韓拒在該公報上簽字^⑮。由此看來，羅馬尼亞立場依舊。至於北韓，對阿富汗事件一直保持緘默。惟於去年越南進侵高棉時，北韓指越南干涉他國內政，侵犯他國領土主權，實際也是間接批評支援越南的蘇聯。現今拒在索非亞公報上簽字，表示其前後立場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卡斯特羅（Fidel Castro Ruz）的態度。爲了內政危機，他曾於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一日進行了廿一年來最大一次內閣改組，將國防、內政、保健衛生、文化各部門都置於他直接控制之下。但他的弟弟國務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勞爾·卡斯特羅早已在去年十一月三十日說過：「沒有蘇聯的援助，古巴將再度陷入以前的破產狀態」^⑯。現今蘇援古巴每天平均約二〇〇萬美元，但那是代理戰爭的報酬。古巴在衣索匹亞等駐軍逾四萬人，那也是一項沉重的負擔，而更嚴重的却是它的政治影響。去年十月古巴與哥倫比亞競選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席次，經一二〇次投票未能超過半數，於今年一月初爲墨西哥獲得此一席位。這顯示爲蘇聯作代理戰爭的結果，使古巴失去第三世界的支持，身爲不結盟國家會議主席^⑰的卡斯特羅頗感難堪。今年一月初，卡斯特羅與法共總書記馬歇（G. Marchais）在哈瓦那發表共同聲明，認定「爲求國際關係民主化，不介入他國事務乃不可缺乏的條件」。同月卅一日，卡斯特羅在致新德里聯合國工業開發機構（UNIDO）會議的電文中，聲稱「伊朗與阿富汗事態具有極大的嚴重性，凡是希望在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獨立的基礎上維持和平者，任何人都會感到憂慮」^⑱。近傳蘇聯與古巴又增兵南葉門（可能與蘇聯擬抽調南葉門回教軍隊赴阿作戰有關），然從上述種種看來，古巴雖未反對但也絕未贊成蘇聯侵阿，至少卡斯特羅已陷於極端苦悶。

蘇聯侵阿在國際共黨尤其是歐共主義者之間，也引起一陣混亂。一九八〇年一月三日法共機關報「人道報」以「並非返回冷戰」爲題發表評論，認爲「蘇聯是根據友好善鄰合作條約，應阿富汗之邀請而行動」。且稱「任何國家都有權應盟國邀請，協助其防止外來的干涉」^⑲。按法共於去年五月黨代表大會以後，即與蘇共改善關係。一九八〇年一月法共總書記馬歇率團訪蘇，與蘇共會談，對蘇聯侵阿表示支持。惟此後對薩哈洛夫問題，則對蘇聯表示異議，認爲「任何政府都應盡其維護人權之意，因思想

註⑮ 日本共同社莫斯科（一九八〇年二月七日）電，日本（朝日新聞）（同月八日）晚刊第二面。

註⑯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一月廿五日）第七面。

註⑰ 一九七八年九月不結盟國會議在哈瓦那舉行，由卡斯特羅任主席，習慣上彼即主持下屆大會開會以前的事務。

註⑱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二月二日）第七面。

註⑲ 轉自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一月六日）第四面及日本（朝日新聞）（同月九日）晚刊第二面。

相異而使用政治手段是不相宜的」。惟又指稱「薩哈洛夫並非世間所稱的人權鬥士」²¹。

早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廿九日即阿富汗政變後第三天，義共機關報「團結報」即以「重大的懸念」為題發表論文，直指「蘇聯的軍事干涉（阿富汗），侵犯了國家主權與獨立及不干涉內政的原則」²²。西班牙共黨於一九八〇年一月三日黨執行委員會中作情勢分析時，聲明「軍事介入他國，是侵犯國家主權與獨立，使和平產生新的危機」²³。一月廿五日西共總書記卡里略飛往羅馬，與貝林格緊急會談後，於廿六日發表共同聲明，對蘇聯軍事介入阿富汗及流放薩哈洛夫提出強烈抨擊，對美國加強軍力計劃亦加批判，同時強調「兩黨認為以西歐勞動運動及民主勢力一致合作為基礎的歐洲共產主義的戰略是正確的，今後有進一步加強的必要」²⁴。對此，法共聲言它「不承認統一司令部部的存在，各黨各走獨自的道路才是歐洲共產主義」²⁵。此外，自稱屬於歐共主義且甫與蘇共改善關係的日共，對於蘇聯也加以批評。

最後要談的是西方世界。

日本慶應大學教授加藤寬氏曾呼籲支持美國的強硬姿態²⁶。不少人士也主張西方應求真正團結。但是事實並不如此理想，包括日本在內，西方國家對阿富汗事件的反應是出奇的冷靜甚至冷淡，對美國的支持是如此的緩慢而乏力。美國採取的對蘇禁運糧食、取消文經交流、停售高級技術及戰略物資、暫緩討論限武條約、杯葛莫斯科奧運、援助阿富汗鄰近國家、在中東北非尋覓軍事基地、聲言不惜以軍事力量遏阻蘇聯進侵波斯灣地區等等，曾被喬治·肯楠指為反應過度。西方盟國對此，反應頗不一致。英國積極支持美國立場，並派外相卡林頓前往土耳其、阿曼、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與印度訪問，對印度立場頗有影響。法國早在二月二日即召回其駐蘇大使，對聯大譴蘇案，法國亦表支持，但不主張以經濟方式達成政治目的。美國原定在波昂召開美、英、西德、法、義五國外長會議，嗣又擬議增加日本、加拿大，成為七國外長會議，共同商討對蘇反應，却因法國的反對而致流產。二月三日在巴黎舉行的法德定期首腦會談，於五日的聲明中，指摘蘇聯侵阿威脅和平，要求其迅即撤軍。惟會談中法方表示關於美國對阿富汗問題的立場，有必要表明某種程度的支持，但建議將外長會議改為晚餐會以沖淡其意義。又法國認為日本及加拿

註① 轉自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二月八日）第四面。

註② 轉自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一月六日）第四面。按義共總書記貝林格曾於去年八月底與布里茲涅夫會談，顯示與莫斯科仍維持相當關係。然當北約組織決定部署新型飛彈時，義共仍指「蘇聯應負一半責任」。

註③ 轉引出處同②。

註④ 轉自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一月廿八日）第三面。

註⑤ 轉自「混迷的西歐左翼」，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二月八日）第四面。

註⑥ 參閱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二日）第九面「正論」欄。

大極易同調美國立場，乃反對其參加，同時希望外長會議不應帶有專門對付蘇聯的性質。因美國新聞過早透露有關消息，法國乃表示不參加外長會議，政使其流產^②。二月十日西德外長根舍發表聲明，表示堅決支持美國立場，要求蘇聯撤軍，否則西德即不參加莫斯科奧運。然執政的社民黨議員中，認為美國外交政策不可捉摸，因而不願改變其「東向」立場。二月下旬范錫歐洲四國之行，亦未能促使西歐與美國立場完全一致。日本國內仍有由於蘇聯威脅加重，故應增加國防經費，及由於國防經費增加，故爾蘇聯威脅加重的國防論爭。巴基斯坦對接受美援頗感躊躇，沙烏地阿拉伯積極反蘇，但拒美軍在沙設立基地，亦即避免引進大國勢力。凡此種種，歸根結底，乃由於對美不信任感所致。截至蘇聯軍事介入前，美國對阿富汗似根本缺乏興趣；蘇聯一經介入，阿富汗又突然成爲美國生死攸關的大問題。美國何須如此過度反應？又伊朗扣留美國人質，美國曾呼籲西方盟國共同制裁，但轉瞬間又放棄制裁而與伊朗進行和解。美國轉身過速，西方盟國何能不顧本身利益，對美國亦步亦趨？

然而，蘇聯侵略行動非任何飾詞可以掩飾，其威脅所至亦非美國一國。因而歐洲共同市場決定停止對阿富汗之糧食援助，要求阿富汗中立化；歐洲共同體亦決定停止予蘇低利貸款，又呼籲歐洲九國運動員不參加莫斯科奧運會。日本停止對阿援助，凍結對蘇十四億美元貸款，考慮延緩助蘇開發西伯利亞計劃。阿曼、索馬利亞及肯亞初步同意美軍使用其基地。甚至印度總理甘地夫人也逐漸轉變其親蘇立場，要求蘇軍撤出阿富汗，致使二月十三日訪印的葛羅米柯鎩羽而歸。此外，四十三個回教國家外長會議，決定對阿停援斷交，呼籲各會員國抵制莫斯科奧運會，也是有力的措施。這些表現，一則是蘇聯行動引起公憤且使多數國家同受威脅；二則美國究竟仍是一個超強，如其本身堅定不移，其他國家仍可能逐漸跟進。

綜上所述，共黨世界對布里茲涅夫主義心懷畏懼，執政共黨唯恐蘇聯侵犯其領土主權，在野共黨唯恐蘇聯行動影響其爭取選票，其反對將是長期甚至是永久的。自由世界對卡特主義心存疑慮，是唯恐其不堅定、朝秦暮楚，令追隨者難以及時轉身。兩相比較，美國前途仍有可爲，運用得當，或可重振聲威。

四、低盪與冷戰及其他

伊朗之後，繼之以阿富汗事變，「新冷戰」一詞不斷在國際輿論界出現。今後世界是恢復「低盪」？還是重返冷戰？這是不宜遽作絕對性判斷的問題。但是大勢所趨，恐怕是以前者的可能性較大。當然，我們絕不可完全抹煞突發性的戰爭危機以及我們應有的戒備。

手裏掌握着核武器的大國，對於全面核戰都會相當謹慎，因爲這種武器不僅可嚇阻敵人，也可嚇阻自己。西歐國家例如法國和西德，都不願放棄「低盪」，東歐國家也就心「和解」死亡。就美蘇兩大超強而言，布里茲涅夫在回答「真理報」（一月十二

註② 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二月十六日）第四面。

日)記者問題時，聲稱歐洲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與「低邊」不可分。歐洲的「低邊」，對西方講是必要的，對美國言，它也不亞於蘇聯及東歐，同樣是必要的。他並且說：「我們(蘇聯)堅決主張，要維護並增大歐洲大陸大小國家經年累月所努力造成的肯定成果，我們今後仍將繼續執行各國人民間的和平友好政策」²⁸。這可證明，蘇聯老早就已恢復和平攻勢，今後必將伺機加緊進行，且極可能從分化美國西方盟友開始。

美國雖然在波斯灣調集艦艇，派遣陸戰隊，命令B-52執行警戒任務，且曾聲言不惜使用戰術性核武器防衛該一地區。然而卡特曾否認「低邊」的死亡。他曾告訴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冬季年會的代表們說，防止核子戰爭是最首要的任務，他不會放棄管制核武器的努力，仍然要繼續尋求批准第二階段限武條約。他說明，如果限武條約失敗，將導致悲慘的核子武器競賽，並且分散爲了加強對付伊朗及阿富汗之類危機所需的傳統部隊的經費²⁹。從上述談話中可以體會得到，卡特並未有準備核戰的決心。他限定蘇聯於二月廿日從阿富汗撤軍，否則即杯葛莫斯科夏季奧運，那也不會立即引起戰爭。

如前所述，布里茲涅夫似乎也料定卡特政府的若干強硬措施，只是一種競選手法。果如此，熱戰的成分就不會很大。當然，冷戰姿態還是會有的，不過，「低邊」政策仍可能會盪漾。

與此相關的是玩槍與玩牌的問題。蘇聯未能阻止北約在今年前半部署新型飛彈，它自己必將繼續全面發展各式武器，決不願落後一步。美國的卡特政府提出六、一六〇億美元的新預算，將大部分新的支出用於能源與國防計劃，其一九八一年國防支出達一、四二七億美元，這將便利各式武器的發展。卡特又建議恢復徵兵登記，包括女性在內，這也便利兵源的補充，這些可視作玩槍。但美國玩牌的興趣似未減低。對巴基斯坦提供軍援，對印度提供精密武器，也可視作玩牌。但這裏所指的是玩中共牌。儘管如「紐約時報」等大報屢次指摘其非計，甚至季辛吉也認爲利用中共作爲對蘇聯的制衡力，是件危險的事³⁰。但卡特政府似乎仍未準備改絃更張。內幕專欄作家安德森曾在華府WTOP電臺警告說，卡特政府決定以軍事物資售予中共，將會觸發蘇聯對中共攻擊³¹。這些話頗有道理。蘇聯在遠東部署逆火式轟炸機、SS20中程飛彈乃至加強其海軍力量，都可解釋成不單純是爲了對付中共。但中蘇邊境的兵力、T72型戰車以及最近傳出的SS22型短程飛彈，幾乎可說是單純爲了對付中共。美國無力協助中共軍隊現代化，它的援助是象徵性的，而蘇聯的壓力是現實性的，在此情況下，一旦危機迫在眉睫，中共極可能爲求保命而對蘇屈服。

註²⁸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三日)第一面。

註²⁹ 中央社▽華盛頓(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九日)△美聯▽電，臺北，〔新生報〕(同月廿一日)第四版。

註³⁰ 中央社▽記者王勤紐約(一九八〇年一月廿一日)電，臺北，〔聯合報〕(同月廿二日)第四版。二月三日季辛吉在巴黎再作如是談話，請參閱〔中央日報〕(同月四日)第二版。

註³¹ 〔聯合報〕華盛頓特派員施克敏(一九八〇年二月四日)電，該報(同月五日)第一版。

八十年代是個多變的年代，尤其是中共和蘇聯之間的關係。緊張而不致戰爭的局面，能維持多久，令人懷疑。但無論為戰為和，對美國而言，仍然是季辛吉以往所說的兩個噩夢。

以下連帶提及的是外交方面的道義與現實問題。當全面大戰的顧慮減少時，地區性衝突的可能性就會增大，而外交活動在緊張緩和與紛爭的解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就格外重要。阿富汗事件爆發後，日本「產經新聞」「正論」欄內，有不少談到外交問題的文章。前內閣法制局長官林修三認為「八方美人」（即八面玲瓏）的外交政策是不適用的，應該以日本、美國、中共為樞軸選擇合乎「國益」的方針³²。但該報「主張」欄未署名的文章則倡導「立足於信義之上的外交」，該文也是指日本外交而言，它指摘日本對伊朗扣留美國人質閉口不語，暗地裏購買伊朗石油，因而受到不少責難，就是忘記了信義原則的「蝙蝠外交」。文章主張像日本那樣需要相互依存關係的國家，應盡量使國家利益和人類利益相調和，貫徹立足於世界大義、尊重原則的外交方針³³。另外有些談論美國外交的文章，日本東海大學教授林三郎認為美國外交缺乏一貫性，搖來盪去是非常可怕的。他指出，如果日本跟隨美國對伊朗採取強硬態度，那麼，當美國對伊朗政策改變時，日本豈不成了目瞪口呆的笨球³⁴？同志社大教授天下尚一對於美國外交能否打開僵局認為決不簡單，他呼籲日本對於美國以阿富汗問題為關鍵，恢復國民的自信及國際威信的努力，應予理解與合作³⁵。

我們認為自從一九七三年「石油戰爭」開始以來，美國依靠「五極」的權力平衡建立國際秩序的構想即已動搖，伊朗政變更顯示出回教世界的抬頭和能源危機的嚴重，幾個大國主宰世界問題實不可能。有人說，蘇聯進侵阿富汗是美、日與中共勾搭而中共又支持阿富汗叛軍的結果，這顯示玩中共牌已出現危機，連季辛吉博士也轉而反對。

七十年代的「低盪」未能遏阻蘇聯的擴張，使得八十年代一開始就處在「緩和」與「冷戰」的十字路口。就自由世界言，真正的危機不是「卡特主義」的提出，而是這個主義的挫折與消散。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外交固然不能沒有彈性。但居於領導地位的大國，其外交却不能沒有原則，更不能有雙重標準，沒有「信」比沒有「威」更加可怕。早在一九二三年，美國駐英大使喬治·哈威（George Harvey）曾經說過：「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是沒有外交政策」。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史杜慈·胡伯（R. S. Hupe）批評美國外交政策說：「美國既不能保護朋友，亦不能懲罰敵人，此為中立主義產生的最大原因，也使美國到達歷史上最嚴重的關頭」。由此可知，不合道義的現實外交，是不能持久的。

今天，美國乃至整個世界確已到達歷史上最嚴重的關頭。我們高興看到美國人民已恢復在越戰中失去的自信，我們也希望美國政府能捨棄它那沒有政策的外交政策，因為那已不該應付當前的國際危機了！

註32 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一月卅日）第十一面。

註33 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一月四日）第八面。

註34 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一月卅一日）第十一面「正論」欄。

註35 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一日）第五面「正論」欄。